

忆当年

□ 王妙瑞

在远离故土的地方,突然听到一声乡音,那种亲切的感觉顿时缠绵于心。年轻时我在四川当了10年兵,会说一口娴熟的四川话,复员回到了上海,每当在街头、商店、景点耳闻川音,温馨的感觉油然而生。

有一次我约了2位友人在长寿路一家饭店小聚。接待的女服务员是新手。我点了6个菜和3碗菜泡饭。当菜泡饭上桌时我傻了眼,这不是饭碗而是缸碗啊!一缸能盛6碗,怎么吃得了?年轻经理闻讯而来,表示菜泡饭免单,并责令服务员赔偿,更厉害的是叫她下周不要来上班了。女服务员不知所措。我不由同情起来,问她是哪里人?她悄声用四川话说冕宁的。一声乡音唤起了我的回忆。当年野营拉练宿营在冕宁城外十里地的村子里,早晨我突发高烧,没有出操。女房东问班长,你们排长是不是病了?班长说,是的。女房东转身回到炉灶前,烧了3只水滑蛋给我吃。她6岁的儿子吵着也要吃,母亲忍不住打了儿子。孩子

那一声乡音

哭了,我很内疚。当地的鸡蛋很贵,5毛钱一个,而嫩得一捏流汁的蜜梨才6分钱一斤。在家里喜欢吃水滑蛋的我,真的吃不下去了,四川老乡对子弟兵的深情感动了我。我决心为冕宁来沪打工的小姑娘解围,我对经理说这件事责任在我,点菜说得不够明确,希望店里不要辞退她,她的家乡是贫困县我去过,海纳百川的上海要包容一点,以后加强对新手的上岗培训。经理握着我的手答应了。

那一年,我妻子住院。隔天又进来一个股骨颈骨折的老阿姨。她是在小区里被一个骑车人撞倒骨折的。骑车人负全责,承担所有治疗费用等。这个从外地来沪干环卫的打工者,懊悔不已。阿姨听他说的是云南话,便问老家在哪里,他说思茅。当年阿姨是1968届初中毕业生,插队落户去的就是云南思茅,也算是“同乡人”了。阿姨叹了一口气说,我只好自认倒霉吃进,不要他任何赔偿了。回想当年在思茅生了一场重病,是村民们抬着她在山路上走了几十里地,送到县城医院救治才恢复了健康。权当是报答乡情之举吧。我听了非常感慨,

因为一段历史因缘,素不相识的两人,一声乡音化怨愤,一抹乡情添新谊。

我也把贵州话当乡音。我的人党介绍人连队文书是贵州人,中学陆老师随丈夫支内是新贵州人。我的人生命运转折与陆老师分不开。当年不是她叫我去退火车票,参加征兵体检,便没有今天的这个样子。“乡音”未必是同乡,知音更比乡音亲。我怀念年轻时病逝他乡的陆老师,想替她做点有纪念意义的事。25年前,小区对面农贸市场来了一个姓张的贵州人,甜酒酿做得特别好。但竞争者众多,有的打出祖传秘制的旗号。我只买老张的甜酒酿。还为他写文章发表在上海报纸上,其中一篇《甜酒“酿”出了新瓦房》引起他家乡轰动,同乡纷纷来到上海菜市场买甜酒酿,走上了脱贫致富路。前些年老张满怀获得感返回了家乡,临走时他和我加了微信,把最甜的乡音留在了我心里。

□ 郑建宁

中学毕业50周年聚会在上个月如期举行,欢声笑语让人难忘。

3月8日,得知班长吴晓强即将回国探亲,我立马联系了学习委员施苏贞、文娱委员王美英,商议来个跨越半世纪同学大聚会,由我这个副班长牵头建立同学微信群和活动筹备组。应到的48位同学全部联系到册,但令人遗憾的是有6位男同学已先后离去。其中高大帅气的王平,参军时不幸牺牲,被追认为烈士,生命永远定格在21周岁。

班长吴晓强,同济大学毕业后赴德国留学,是电气驱动专业博士。由他设计的辅助逆变器在该行业属世界领先,运用在多国轨道车辆中(包括中国高铁西门子车型中)。班长是我们全班同学的骄傲,每当同学们乘上地铁,就会自豪地想到,这里有我们班长的一份功劳。

在33周年聚会时,区中心医院执行院长邹美玉因公务繁忙未能参加。这次聚会发言时她向同学们真诚告白:“以前我和大家联系不多,今后我愿为同学们的健康保驾护航。”美玉的丈夫兼同班同学杜建国,是我班的“开心果”,发言时俨然一副明星腔,开口先吼一句:“同学们,你们好吗?”然后将话筒高举转向全场,“好!”全场响起一片叫好声。

聚餐开始了,同学们互相敬酒,互相祝愿,说说上学时的趣事,叫叫“阿猫阿狗”的绰号。兴奋之余,同学们以各种名义组合拍照:同桌、小学同学、老邻居、好兄弟、好闺蜜、篮球队、文艺小分队。我和施苏贞一起并肩合影,中学时我们是最要好的朋友。她的数学考试成绩总是名列前茅,我写的作文经常被老师作为范文朗读评讲。遗憾的是毕业后我们各奔东西,联系甚少,她分配进县机械厂成了工人,我插队落户成了“知识青年”。

这次50周年聚会,因考虑到历任中的三位班主任年事已高,所以没有邀请,但师恩浩荡,没齿难忘。第一任班主任陈家骅,头脑灵活,会说能干,可惜早早病逝,第二任班主任叶澄,婚后第一次来上课,两个麻花小辫扎着鲜红的蝴蝶结,刚踏进教室,全班同学拍着桌子齐声呐喊:新娘子!新娘子!羞得她圆圆的脸蛋顿时通红。葛申尔是我们的第三任班主任,也是最为严厉的老师,我们班的“皮猴”们碰到葛老师只能服服帖帖。卜兆发是最后一任班主任,他那带着浓厚闽南口音的普通话常常让同学们窃笑模仿,但我听着却感觉十分亲切,因为我的老妈也是福建人。

聚会是在恋恋不舍的告别声中圆满结束。我回到家编辑了近八分钟的视频并配上深情感人的歌曲《老同学》,连夜发到同学群中,顿时又掀起一波热潮。同学们纷纷留言:“真好,不知啥时再来”。

五十年不散的同学情

闲暇时光

□ 伦丰和

“补壁”情深

去年底,在悉尼女儿家度假的我,收到书法家陆润清制作的《初冬赏艺花》美篇视频。这是他来沪上寒舍看过客厅、书房补壁后制作的。这视频简直像一次线上的小型书画展,二十多天的阅读量有3539人次。可见,人们对居家补壁的关注和兴趣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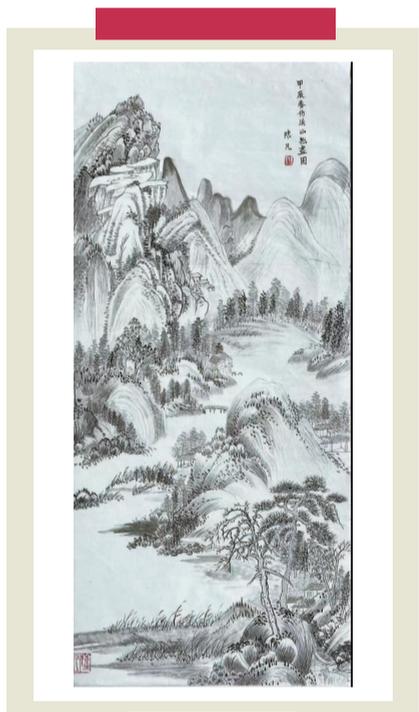
何谓补壁?一说,这是古已有之的文化传统,不管布衣、文人、商贾、官绅都喜欢在家中墙上,悬挂字画或示家风,或为家教,或解风情,或显风雅;还有一说,是指书画家的谦辞,说自己的作品不够好,只能糊糊墙罢。不过“补壁”的词义现在人们知之不多。但我笃信补壁的教化作用,在家中悬挂字画是中国特有的家庭文化。新世纪到来,家有三室二厅,书房和客厅是补壁的不二之选。

书房面积小,其补壁的书画因小而雅:墙上挂苏局仙的书法小品和陈从周国画《兰石图》的镜框,东墙壁几案上方挂着紫藤中堂及对联,西墙壁挂着苏渊雷的横幅“鹤舞”。雅致的补壁与书房古典家具匹配,相得益彰,突出书卷气。客厅较大,补壁要突出传统书画的风雅。北墙挂六尺宽幅的固定山水图,突出主人乐山的情趣,东墙是动态补壁最佳处,墙中间是固定的陈家泠先生的《荷花图》,两侧的对联,书画立轴,随着季节和节假日,内容常常更换,这样可避免审美疲劳,让赏画者心情愉悦;一整块西墙挂着装裱的四尺整张红梅图的红木镜框,渲染红梅傲雪,迎接春天到来的风采。这样的补壁给人以力量。当然,红梅的镜心可换书法和应景画作,因为红木镜框是灵活的插销制作。

每当闲暇看到自己家中补壁的书画之后,近八十岁的我,有时竟然爆发出“老夫聊发少年狂”的精气神,仿佛置身在传统文化之中。

补壁,让我学到不少欣赏书画的知识,也结识了不少德艺双馨的书画家。特别让我感动的是书法家张天民,他为了增添补壁气势,曾在六尺整张宣纸上,楷书书写了524个大字的《朱子家训》,因家壁面积有限,至今还珍藏在书橱里。这二十多年来,朋友的惠赠,再加上自己买来的字画,补壁的内容日臻丰富,竟然有了可观的补壁字画藏品,书法家张森为我题写隶书“丰乐斋”,是最好的LOGO。上海市楹联学会的前会长杨先国老师盛赞补壁:“斋内多悬名家字画、老友楹联,一如山阴道风光,目不暇接”。郑国华老师花了四小时,用金粉精心地楷书《心经》小卷,加入补壁的志愿者行列。

就连在悉尼看惯了西画的两个外孙女都说,外公墙上的中国画真真好,我们悉尼的家中也要挂几幅。



仿四王笔意

(中国画) 陈凡作

记忆中的芦苇荡

□ 严志明

这是一片很壮观的芦苇荡。沿河塘一望不到边,我被深深吸引,凝视着,静静看着一棵棵翠绿挺拔的芦苇,默默听着风吹芦苇摇曳不止沙沙的声响。

我很难形容芦苇的那种美好神韵。回想儿时我的故乡也在白莲泾河不远的一个小村落。村后有一条很宽很大的芦苇荡,我常常喜欢自个儿地伫立在芦苇荡前看芦苇在风中拂动,那些长长的芦苇叶扑闪着,清亮的水在纤细苇茎的浮动中泛起浅浅的水波。

夏天,几场滂沱大雨,芦苇荡涨满了水。放学路上,我们这些小伙伴,总趁老师不注意蹑水过塘,那种冷不防被小鱼小虾碰着小腿肚子的感觉记忆犹新。星期天,我和小伙伴拎着小篮子到沟渠边挑野菜,也总是偷偷到芦苇荡边,凭

着一丛丛茂密芦苇作屏障,躲过乡亲们老眼监视的目光,跳进水里。

芦根是我们喜欢吃的美食。小时候,下午放学了,我就和小伙伴跑去挖芦根。踩着黑泥巴,站在水边,迫不及待地吧脆脆的、白白的芦根挖出,在水里洗洗,放到嘴里,轻咬一口,甜丝丝的,回味无穷。芦根还能治病。记得我有一次淋了冷雨高烧不退,奶奶用芦根煮水为我降温,喝上几天芦根水,烧就慢慢退下去。那个年代,村里很多乡亲都是用土法治病。

“春去苇叶青,秋来芦花白。”入秋时节,那片芦苇能开出灿若云霞的花穗来,在风中摇曳着,轻盈舞动,不停地飞出如雪的花絮。在季节的轮回里,芦花是一支古老的歌谣,飘过风花雪月,流于历代诗人的笔端,醉倒了秋阳,醉倒了秋天。